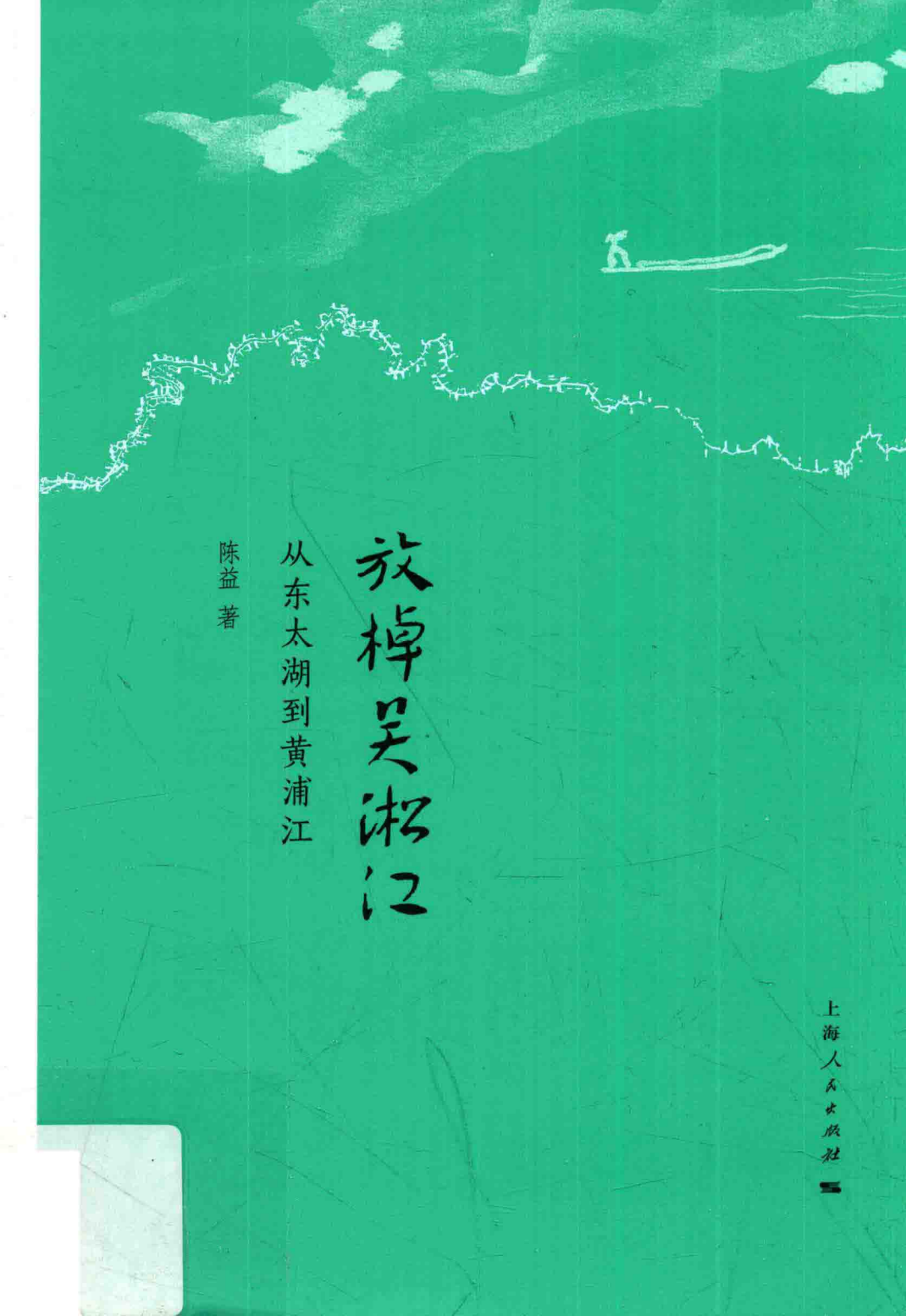




放棹吴淞江

从东太湖到黄浦江

陈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放棹吴淞江

从东太湖到黄浦江

陈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棹吴淞江:从东太湖到黄浦江 / 陈益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355-5

I. ①放…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4323 号

责任编辑 黄玉婷 范 晶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夏 雪

放棹吴淞江

——从东太湖到黄浦江

陈 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61,00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355-5/I·1611

定价 35.00 元

这是一部糅合了历史、经济、水利、民俗、文学等要素的文化散文。

吴淞江，古称松江、吴江、松陵江、笠泽江。出东太湖瓜泾口，迤迤由西向东，流经吴江、苏州、昆山、嘉定、青浦。进上海市区后人们称之为苏州河，又汇向黄浦江，经吴淞口入海。

自古以来，吴淞江沿岸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由西向东推进的。上海开埠后，都市化进程却是在东端肇始，一路向西延伸开去。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更是抓住良好机遇，率先发展。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龙头，吴淞江两岸自东而西，无不受到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辐射，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地区。

犹如滔滔江水，吴淞江也蕴涵着交集融汇、博采众长的文化寓意。当我们乘坐历史的舟楫，放棹而行，在吴淞江所看到的风景，何其令人迷醉，又何其耐人寻味……

目录

contents

浦江源	001
沪与乡愁	016
治水的功勋	031
散文家与吴淞水利	043
诗句中的吴淞江	053
从淞南到墨海	062
奇人宋耀如	075
莼鲈之思	084
松江布	104
水东人的幽默	117
民俗里的水乡	126
摇到外婆桥	142
保护母亲河	156
龙身与龙头	171
自西向东 自东向西	189
沉浸其间（代后记）	211

浦江源

那次，因参加上海市政协召开的一个会议，我住进了外白渡桥北堍的浦江饭店。

饭店真的是很古老，1846年由一个名叫礼查的英国人（也有说国籍不详）建造，至今已有170多年历史。作为上海开埠以来首家由西商创办的饭店，礼查饭店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豪华、最著名的饭店之一。据说它原先并不在这里，后来搬到外白渡桥的北堍，又经过重修。饭店内的陈设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雍容华贵的气派，其中有一个举行礼仪活动的孔雀厅，布置得金碧辉煌，似乎在《包法利夫人》之类的小说里才有类似场景。

如今这里早已不叫礼查饭店，但依然开设了礼查餐厅和礼查酒吧，楼梯边的墙上，悬挂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好莱坞影星的照片，以吸引那些怀旧意识很浓的老外们。我看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子在服务台的公用电话边上，不知和谁津津有味地讲了半天话。这家老式饭店，房间宽敞得惊人，毕竟设施太陈旧，让人想起颇具绅士派头的“老克勒”，不是以服饰，而是靠内在的气质将人吸引。经理不无自豪地介绍说当年它曾经接待过访华的爱因斯坦、卓别林等名人，还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过隆重的祝寿仪式。

它和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遥遥相对，占据着绝佳的地理位置。只须跨过几步，即是外白渡桥。桥的对岸，是最能体现上海风情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式的诸多欧式楼宇，与耸立在陆家嘴的东方明珠、新上海国际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汇亚大厦、中建

大厦、金茂大厦等标志性新建筑交相辉映。

在礼查饭店创办时的那个冬天，有人站在它的楼顶拍摄了一张黄浦江两岸的雪景，稀稀朗朗的房屋，枝叶脱落的树木，空荡荡的街巷，用“荒凉”二字来描写丝毫也不过分。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此情此景。这座崭新的巴洛克式建筑，外面是低矮的篱笆，一个身穿破棉袄的黄包车夫，只顾低着头匆匆拉客。那时的黑白片现今早已泛黄，模糊一片。

傍晚，我走出饭店，信步游览，很快到了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矗立于苏州河河口处——苏州河正是从这里汇入黄浦江的。



黄浦江（油画）

这里，被称作“外滩源”。

苏州河的上游即是吴淞江。吴淞江，古称松江、吴江、松陵江、笠泽江，因为它的流域在古代吴国境内，所以称作吴淞江。吴淞江的源，在东太湖瓜泾口，由西向东，流经吴江、苏州、昆山、

嘉定、青浦，进入上海市区，全长125千米。明代“黄浦夺淞”后，吴淞江成为黄浦的支流。由于黄浦江汇入长江处，曾是吴淞江入海口，始终被称作吴淞口。

吴淞江以北新泾为界，北新泾以东为下游，进入上海市区后，称之苏州河。

每一个名字都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当年，洋人们常常乘船在吴淞江上来往于苏州和上海，因此将它称作“通往苏州的吴淞江”（Soochow Creek）。1848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驻沪领事在签订扩大英租界的协议时，甚至正式把“吴淞江”写作了“苏州河”。天长日久，相沿成习，“吴淞江”反倒逐渐地从人们记忆中淡出了。

而上海人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不仅因为吴淞江是从苏州流过来的，也蕴含了文化的移植与接纳。苏州自宋、元、明时代以来，“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曾经很让上海人羡慕。

有学者说，吴淞江最初发源地，其实在古太湖的三江口，位于今苏州东南30里一带。那时的吴淞江，江面开阔，白浪滔天。在唐代以前，南自今吴江区菀坪镇一带的浪打穿（古地名），北至瓜泾口的太湖水域，都是古松江上源，是太湖主要的下泄水道。唐代，为了便利交通，人们在松江源口修筑了一条吴江塘路，使江流有所减弱。据《松江旧志》记载，当时河口宽达20里。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又在苏州与吴江平望之间修筑了松江长堤，横截江流。庆历八年所建造的吴江垂虹桥，为吴淞江第一要道口，素来以“江南第一长桥”闻名遐迩。只要读一读桥联“八十丈虹晴卧影，万千年浪直冲湖”，就能感受到此间的不凡气势。到了明代，太湖洞庭东山缺口逐渐淤塞，形成了狭长淤浅的东太湖。此后，吴淞江进水口渐渐北移，瓜泾口终成吴淞江源头，泄水量也明显减少。

浩荡东流的吴淞江，不仅仅是太湖三条泄水通道之一，不仅仅是黄浦江的重要源头。它的 855 平方千米总流域面积，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乡建设最繁荣、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区域。它承载着锦绣江南数千年的变迁史，也隐藏着上海的身世之谜。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很少有人放下电脑和手机，去关注古往今来默默流淌的江水。这未免令人遗憾。

在遥远的古史中，有这样的情景：尧帝站在一个山头上，向他的大臣四岳询问，该让谁负责治水，四岳推荐了鲧。尧认为不妥，因为鲧很不安分，还会危害同族，难以担当治水的重任。四岳却说他知道的鲧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可以让鲧去试试。彼时，尧的面前是一片汪洋。汹涌而至的洪水，淹没了土地、房屋和丘陵，也卷走了禽兽。人们被迫扶老携幼迁往高处的山岭，采集树林里的野果充饥。

尧帝皱着双眉，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在滔天的洪水前，人的力量显得何其单薄，何其软弱！

鲧终于有机会接受了治水的使命。大难当前，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然而，他千方百计地移山填土，试图用壅塞的办法，与洪水决斗，没想到洪水势不可挡，好不容易筑成的堤坝，顷刻间就被冲垮了。鲧只能无奈地接受失败的命运……

其实，在尧帝之前的很多年，今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便常常为海水所浸漫，早已是一片泽国。地理学家们说，在新构造运动中，处在强烈的新构造振荡性下陷地区的江南古陆，大幅度下沉，地表不断为河流、湖泊和海洋的沉积物所覆盖。在距今 200 万—300 万年时，仍处在陆相沉积环境中。第四纪更新世以来曾发生过三次严重海浸。最后一次海浸，距今约 13000—16500 年，这使今天的太

湖平原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直到第四纪全新世以后，才随着海水退去而逐步形成陆地。

岁月漫漫，在地球艰辛的转动中，长江南岸反曲砂嘴与钱塘江北岸砂嘴汇合包围，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四周高中间低的碟形洼地。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洼地脱离海湾环境而形成潟湖。此后，潟湖逐渐淤积，形成浅洼平原，湖群慢慢封淤，变成了沼泽。

时序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

尧帝已经将最高权力禅让给了舜帝。禹继承父亲鲧的事业，站在了治水的前沿。不过，聪慧的他没有采用父辈的老办法，而是变壅塞为疏导，终于取得了成功。

夏禹治水，凿江排涝，太湖流域始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局面。震泽，是太湖的古名；三江，是指太湖进入东海的三条主要泄水通道——吴淞江、娄江和东江。

从太湖流域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玉器、动物遗骸、植物炭化种子以及汉代、宋代的水井等文物，我们不难在考察的基础上加以想象，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代，又至汉、宋时代，这一带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部分陆地下沉为湖，又经历了升而复降的几个阶段，终于由草甸土壤环境，演变为水乡泽国。

这正是江南水乡形成的过程。

水给太湖流域带来了灾害，也造就了太湖流域的丰沃。

在漫长的岁月中，水衍化为江南泽国的灵魂。它使广袤无垠的大地海涵春育，生机盎然，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当海水渐渐退去，地表不断露出，形成了局部封闭洼地。六七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在地势比较高的区域，垦荒种植水稻。显然，适宜生长在潮湿洼地乃至沼泽之中的水稻，最初是野生

的。先民们发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喜水的生存特点，开始在水边的土地上垦荒，将它人工种植。他们用的是火耕水耨的方法，先是把生长得很茂盛的荒草杂树烧掉，以石犁、石刀为工具，耕翻土地。灌溉则是依靠自流井或天然池塘。耕作的土地用过一年后，会将它撂荒，休而不耕，以此恢复地力。

《礼记·月令》篇中，有“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的句子。它所描述的，正是人们“火耕水耨”——在放火烧荒之后，引水灌田的情况。大禹治水时，“尽力乎沟恤”，说明我们的先人已经从水流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发明并且掌握拉沟渠的灌溉技术。《诗经》也中有“潏池北流，浸彼稻田”的句子，意味着那时已经有了人工开挖的浅水塘，为稻田提供水源。原始的水利灌溉系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水稻的人工种植，加速了江南水乡史前文明的萌发。

从大禹凿江排涝开始，人们就不断地与洪涝灾害进行不倦的斗争。唐、宋时代，人们对水利建设有所重视，千方百计疏浚河道，筑堤围田，减轻洪涝水患。到了明、清时代，兴修水利，抬高田身，更是为统治者所看重。“凡圩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江南三月草长，则刈以踏稻田，岁岁如此，地力常盛。”在古籍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词句。这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如何通过治水降潜，因土种植，合理轮作，增施肥料等措施，调节土壤中水、肥、气、热的诸多要素，以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江南水乡今天仍盛行的稻麦轮作制，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治水改土，逐步形成的。从野生水稻到人工种植水稻，先民足足探索了上千年。圩田的建设和水稻一熟制的方式，自汉代开始，经过六朝，到唐代才逐步形成。而稻麦二熟制则起始于唐代中叶，

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引种了三麦，到宋代才得以稳固。此后，又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和发展，才日趋成熟。

太湖的三条泄水通道——吴淞江、娄江、东江，在吴越时，泄水以吴淞江为主。当时的吴淞江比较宽广，泄水较为通畅。东北方面，有娄江排泄太湖水入海。但到唐代时，娄江淤塞严重。唐末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浚治新洋江（今青阳港），兼浚横塘，通小虞浦。新洋江开浚后，吴淞江以北的积潦，可以北出长江口，或向南排入吴淞江。太湖东南的东江，在吴越时也已湮塞，由小官浦等分泄吴淞江部分洪水入海。天祐十二年，开浚淀泖上游的急水港；吴越宝正二年（公元927年），又疏浚柘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

松江地处长江与杭州湾的南北合力作用之中，太湖与东海的潮汐夹攻之下，山川沉浮，沧海桑田，因而变化最为剧烈。唐代末期，松江逐年淤浅，五代时期已有潦浅军治理松江的记载。北宋初期，松江下游地区形成‘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网格化河道系统，其中南岸即有‘十八浦’，包括赵屯浦、顾会浦、上海浦、下海浦等。淀山湖成为方圆二百余里的大湖，湖水通过赵屯浦、大盈浦等河道北流松江。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叶清臣开凿盘龙汇，取直松江河道，减少水患……^①

北宋时期，由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社会生产发展较快。当时，围绕水利与航运、水利与围垦、蓄水与排水、挡潮与排涝等矛盾，展开了一场长期的讨论和争论。很多学者和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少治水的方略和理论，引起了各方重视，乃至影响后世。

① 陆海平主编：《中国江河——上海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直到今天，学术争论仍然在继续。

有一种观点，认为太湖平原在缓慢下沉，唐宋之际尤为显著。“东太湖—澄湖—淀山湖，包括吴江全县及吴县、昆山两县的周（庄）、陈（墓）、角（直）水网地区，似乎是一个沉降的中心。”20世纪70年代，澄湖、淀山湖等处，在围湖造田时发现唐宋水井和陶器等文物，就完全可以印证这种说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沉降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海平面上升了。洪涝水停积在低洼地区，促使澄湖、淀山湖等湖面扩大，还形成了大量的淤、荡。

从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至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63年间共发生了七次大的水灾。特别是南宋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发生的那一次，洪水之大，冲击力之猛，波及范围之广，是有史以来罕见的。水灾殃及镇江、建康、宁国府、广德、寿春和湖庐等广大地区。

有鉴于此，不得不多次进行水利治理，宋代对吴淞江就进行过两次较大的裁变工程，改直了盘龙汇、白鹤汇。盘龙汇介于华亭、昆山之间，直线距离才10里，但是河道迂曲长40里。景祐年间范仲淹治水时，就提出要开直盘龙汇，然而未能实现。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两浙转运使叶清臣在盘龙汇北开挖新江，裁弯取直。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两浙转运使李复圭和昆山知县韩正彦又取直了白鹤汇。这样做，才使吴淞江壅塞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

宋代还修建了至和塘（即昆山塘），并疏浚三十六浦。苏州与昆山之间相距60里，历来多浅水沼泽，无陆上通途，很为不便。唐代时曾准备筑塘，因四处都是泽国，无处取土，一直未能营作。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开始修至和塘，但仅仅挖成了水道。嘉祐年间，采用桩木竹席为墙，漉除水中淤泥的办法修筑塘堤，到嘉祐六年塘堤全部完成。由于是在至和年间动工修筑的，所以改名

为“至和塘”。中国水利史上的这个重要案例，被沈括载入了他的《梦溪笔谈》卷十三。

重筑至和塘，取得了理想的成效。娄江水流畅泄，船只通达，行人称便，两岸田畴丰收，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直到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因年久失修，土石颓圯，水流受阻，江苏巡抚陈銓在巡视松（江）、苏（州）期间，“亟思辑而新之”。于是，他发动民众，捐资出力，再次疏浚至和塘河道，并加固了塘堤，保田畴，利帆纤。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朝廷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负责治理吴淞江。夏原吉的治水方案，采用了元末周文英和明初叶宗人两家之说，提出了“掣淞入浏”的办法。也就是将原本由夏驾浦、顾会浦导吴淞江的水，改经浏河出长江，以代替吴淞江下段的开浚。同时开阔了范家浜。黄浦原来是吴淞江的支流，明初黄浦下游段（即上海浦）壅塞，夏原吉认为难于疏浚，于是将浦东附近的范家浜（约为今上海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东的河浦），开阔至三十余丈。

夏原吉的这次治水，促使太湖水系发生很大变化。导淞入浏后，清水水量增加，水流迅急，以致明朝末年浏家港仍然有“阔者一二里，狭者亦不下百丈”的宽阔水面。娄江（浏河）保持了200多年的通畅。范家浜的开浚，更促使黄浦扩大。范家浜开浚时的30余丈，到万历年间，已扩大为2里余。黄浦江成为太湖下游主要的排洪河道——这正是造成日后上海形成开埠港口，不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整个明王朝，吴淞江一共疏浚了10多次，而以浚治夏驾浦以下的次数为多。其中包括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水利佥事浚治吴淞江，西自昆山夏驾浦，东至嘉定徐公浦，共130里。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巡抚李充嗣浚吴淞江，从夏驾浦至龙王庙。万历

初年，巡抚御史林应训主持治水，疏浚吴淞江，从昆山慢水港至嘉定县徐公浦，长45里。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崔恭开挖新江，西自大盈浦起，东至吴淞江巡司，共22000丈。崔恭治水后，吴淞江下游分成旧江（虬江）、新江两支。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海瑞又开挖新江，从黄渡至宋家桥，长达80余里，形成了吴淞江下游的河线，一直保留到今天。

2013年秋天，有机会陪同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回到他中学时代的母校讲学。他特意署称“同乡、同好”，赠我一册《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这是他的学术随笔结集。

捧读以后，勾起了很多联想。

在江南地区史研究中，关于经济和文化重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的分析，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五口通商后，何以唯有上海能独占鳌头，获得非凡的成功？上海取代苏州后，江南城乡经济（包括苏州）整体上衰落了，还是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江南腹地何以在活跃了六七十年之后，大部分乡镇却渐归沉寂，这与上海发展的局限有没有关联？这些，确实十分发人深思。

上海最重要的潜在优势何在？洋人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放眼于整个长江流域。但上海前期的发展，所依恃的优势却在下游，即明清以来江南农村商品化程度高于全国的特殊“经济情势”，以及所谓“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的历史积淀（珠江三角洲也有这种优势，但稍逊于江南，且大吃僻处南隅的亏）……帝国内敛和特权化的社会品格框定了它发展的有限性。苏州这一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及其限制，其根子亦在这里。因此明清江南经济在三四百年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上海的开埠，却激活了这种似活却死地区的

经济潜在能量……

王家范教授治学严谨，且很擅长以诗性的语言阐述、评判史实。在他的文章中，道出了上海以外贸兴市引发的一系列变化，真正坐实了左右全国经济“唯一中心”地位的缘由，一语中的。

“上海的成功并非‘天数’，实固有其腹地经济宽阔雄厚和密如蛛网的河道即四通八达的‘地利’优势，方助其成就‘中心’之大业。”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构成的众星拱月的格局，是从明清时代就开始形成的。而以吴淞江为核心的四通八达的水道，是先天的地利。那时候，满载货物的船只集结在上海浦。沿吴淞江来往于苏州、京杭大运河以及江淮地区的船只，也频繁进出于上海浦，贸易中心就这么形成了。上海浦很快呈现“人烟浩穰，海舶辐辏”、“番商云集”的局面。

从行政区划的层面看，也有不断演进的过程。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朝廷割嘉兴东境、昆山南境和海盐北境，设置了华亭县，这是松江府的前身。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升华亭县为华亭府。至元十五年改华亭府为松江府。松江府的名称，显然源于吴淞江。

最初，是在北宋熙宁年间，设立“上海务”。“上海镇”的名称始见于文献，则是在南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元朝廷批准松江知府仆散翰文奏议，划华亭县东北五乡置上海县。上海县与华亭县同辖于松江府。县治所在上海镇，“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毗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市易日盛，户口繁多，民物富庶”。

上海县的设立，无疑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此上海作为一个单独区划存在，上海的辉煌展露曙光。

设立上海县以后，内外贸易更加繁荣，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生产的棉花和棉布等产品，通过水路，在上海港大量外销。当时的吴淞江虽然水面狭窄，但仍然是上海地区最重要的水上通道。

明清之际，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特别是清朝取消海禁，给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上海在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吴淞江的旖旎秀美，也给人们带来了文化的享受。

上海的开埠，一般认为是起始于《南京条约》（又称《下关条约》）的签订。

1842年8月，英国用军舰与火炮逼迫清朝政府低下头来，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影响了以后一百七十余年中国历史的进程，将上海带入了一个突兀而来的剧变时代。

《南京条约》第二款有如此规定：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于是上海被辟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来这里做生意和居留。1843年10月，清政府在《虎门附约》中规定，英商在通商口岸，或长期居住，或不时往来，中国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这些规定成为英国人到上海通商、居留的法律依据。同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Balfour）到任。11月17